

平定兩金川軍需劄案

上卷一

平定回疆方略卷之三

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 第二輯

平定兩金川軍需劄案

(清) 鄭棲山編纂

張羽新校注

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二輯

平定兩金川軍需例案 線裝八冊一函

(清)鄭棲山編纂

張羽新校注

編輯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出版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發行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印刷 北京師範學院印刷服務部

印數 一一一五零

定價 一百二十元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献編輯室

西藏學漢文文献彙刻 第二輯

全國圖書館文献縮微複製中心出版

顧問

吳丰培

主任編

拉巴平錯

責仕編輯

陳家璉

王哲卿

前言

《西藏学漢文文献彙刻》，是西藏社会科学院
继編印《西藏学漢文文献叢書》之後，奉獻讀者的
又一部重要的藏族史料集。

《彙刻》主要選刊西藏學漢文文献中的善本、
孤本和手稿，自成體系。它是《西藏學漢文文献叢
書》的姐妹篇，兩者可互為補充印證。

《西藏學漢文文献叢書》原名《西藏研究叢刊》。
第一輯共十六種二十四冊，均已陸續成書。第二輯
共收入自唐代至民國間重要史料八種，現已付印四

種，其餘四種將在明年成書。遵照學術界朋友的建議，自第二輯起改用今名，與《彙刻》同時印行。

《叢書》為排印本，《彙刻》為綴裝本。我們這樣做，是因受到西藏學界一些朋友的督促。

《叢書》問世之後，得到了西藏學界和在藏族地區工作的同志們的大力支持和鼓勵，早期出版的幾種多已脫銷，有待重印。大家希望我們儘快把這一部藏族史料叢書編完，早日提供使用，使我們感到形勢逼人，深為不安。

按照西藏社會科學院原院長、《叢書》奠基人

多杰才旦同志的設想，這部《叢書》應當把唐以前至民國之間與藏族有關的可信史料都收進去，使它成為一部確有科學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好書。這件事才剛剛開頭，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們從讀者的需要考慮，想到編印《彙刻》也許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我們試圖用這種辦法達到兩個目的。其一，使西藏學漢文文献的某些善本、孤本和手稿，早日得以刊布，適應部分讀者的急需；其二，保留某些漢文古籍的本来面目和版本特色，流傳後人。如能達

到預期效果，首先要感謝讀者的鞭策。

我國學者對藏族和西藏的研究，泛廣泛的意義上說，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或唐代以前。歷代留下藏事著述不下千種，屢見於正史和私家文集，應該說這些著作都是不同時代的研究成果。至於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西藏學，則是近幾十年的事情，但近年發展很快，已在成為熱門學科。無論研究隊伍的規模和素質，無論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其中在史料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尤為明顯。各地不斷成編的文獻史料專集和

匯編，証明有不少志士仁人正在為西藏學的發展奠
基鋪路。有人說這是西藏學興旺發達的吉兆，不要
多久，西藏學研究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我們贊
同這個判斷，並且熱烈歡迎這個新局面早日到來。

牛力耕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述於北京

點校說明

《平定兩金川軍需例案》原名《平定兩金川事例》，是一
部匯集平定兩金川各項軍需事項的專著，向無刻本。
稿本亦僅見一種，編纂者鄭棲山係清代浙江餘姚縣
人，生平事迹待考。

關於本書的編纂緣起和主要內容，鄭棲山在卷
首總略中，有明確交待。第二次金川之役，調派大量民
夫，差派大批官員，運送大量軍需物資，設立驛站，修理
橋船道路，派辦物料器具，以及特恩賞功爵庸卹死喪
生，一應銷算，較前用帑既已十倍，辦理更覺煩劇。設立

總局，仿照川滇甘肅舊例，由欽差總督隨時折衷奏明辦理，後彙定成例四十七條，造銷八百七十餘案。又經部臣復核，或准或刪或減，並有特奉恩綸准銷准賞各條，例案既多，散在各冊，今彙集於後，以備查核。據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部系統的平定兩金川官方軍需檔案。

軍需檔案向屬機密，當時既鮮為人知，纂輯成稿後，又未經刊布，後人更難見其流傳。清高宗實錄《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金川案》等，雖然保存了一些平定兩金川的軍需檔案，但均零星分散，猶如

雲中藏龍難得首尾。本書則將有關平定兩金川的各

項軍需檔案纂輯成書，條分縷析，使人一目瞭然。

本書內容均取自清朝官方檔案，其編寫體例也照依官定程式。據《金川案》，四川總督富勒渾曾於乾隆三十八年具奏軍需造報章程，其奏稱：以將軍阿桂退守翁古爾壘以前為舊案，即以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一日前後分別做為舊案、新案造報。（本書以六月一日區分舊案、新案，似係筆誤，當以《金川案》為是。）其奏又稱：查軍需各項，案卷雖繁，其實不外折挈其大綱，分其細目，綱領得而條目明，則因端竟委，尋流溯源，均可逐層核對，而

得其實在，其官運、民運、商運軍糧，以及各項軍需物資，調派兵丁、夫役，及其盐糧腳價等，請以入川進省，及出口到營四處，立為準則，根查上下各站。同年十月，此奏經請中央政府允准，即成為平定兩金川軍需報銷章程。本書即按此程式編寫，全書分二十餘條目，每條目下排列例案，叙其原委，明其年月，使紛紜繁雜的軍需事例，綱目分明，令人一覽而可得其全貌，非總操軍需全局者，難為此也。

本書為研究大小金川之役以及清代歷史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參加大小金之役的清軍數目、傷亡情況，以及物資消耗等，清代各書記載都比較疏略，而本書則記述頗詳。從中我們可以知道乾隆十二至十四年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調兵六萬二千五百餘人，耗費帑銀七百六十萬四千八百餘兩，米七十六萬七千二百餘石，虧二萬二百六十餘石，豆七千四百四十餘石。乾隆三十六至四十一年第二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調兵十二萬五千五百餘人，陣亡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一人，其中官員九百八人，傷者無數，耗費帑銀六千一百六十萬兩，米二百九十六萬三千五百餘石，火藥四

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餘觔，鉛鐵砲子三百餘萬觔，調派民夫四十六萬二千餘名。這些對於我們研究大小金川之役，無疑都是重要的史料。

平定兩金川之役，歷時既久，耗費又鉅，其原因究竟是什麼？這是許多史學家感興趣的課題。魏源在《聖武記》中，對此做過分析。初，乾隆二十年，平準、回兩部，闢地兩萬餘里，用兵五年，用帑銀三千餘萬兩。金川地僅千里，不及準、回兩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銀至七千萬。功半而事倍者，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誓死，兼三難而有之。他的這